



父亲的浪漫

胡娟

父亲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,从农村到县城,他们那一代人吃了很多苦。我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,节约也是我们家的特色,但是节约的生活不影响父亲的浪漫情怀。

父亲的浪漫不是徐志摩式的浪漫,他是集陶渊明、丰子恺、徐霞客、辛弃疾于一体的浪漫。这种浪漫不仅是用语言,更是用行动来表现。

他喜欢田园生活,直到现在也不肯与我们同住,因为我的工作较忙,需要节假日留守,每次小长假他总是自浣水转几次大巴往通山跑。他舍不得浣水的主要是他种的菜和他的生活方式。他种很多菜,常常吃不完,还时常让我与姐姐拿到街上去卖。种菜需要积肥,父亲常常挑着满满的粪桶穿过家里饭厅与客厅,他这种行为总被母亲怒斥,他并不害羞,常常大声为自己辩护:“没有大粪臭,哪有五香香!”这句话我记一辈子!其实当时父亲已是乡镇党委书记,母亲工资比他还略高,家里并不缺钱,我想这是父亲的浪漫——不在乎世俗看法,亲近自然,热爱劳动,珍惜劳动成果,与陶渊明没什么两样。

不仅种菜,他还喜欢养小动物:鸡、鸭、猪、鸽子、猫、兔子等,很多都是他坚持要养的,因为母亲反对养任何动物。他不仅养,而且反对把动物关起来,觉得这样限制了自由,非常残忍。他养很多鸡,不让关起来,自己又很少在家,打扫卫生很麻烦。母亲唠叨多了,他亲自做了个鸡屋——不是鸡窝。即使这样,他每个周末回家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鸡屋放鸡出来散步。这种养法,自然是舍不得吃鸡肉的。我记忆中,几乎没有吃过自己家里养的鸡——充满爱心,于万物慈悲为怀,典型丰子恺式浪漫。

父亲喜欢下乡。记得我与姐姐读大学时有一次暑假,我们县一个水库被冲毁,整个村庄在水库下面,通讯全部断了,不知情况如何,他便带我们一起去核定灾情。因为路被冲毁了,我们3人饿着肚子步行了7个多小时,我的凉鞋底走断了,脚上打了3个泡,姐姐情况更糟糕。但是当我们出现时,村民们的激动让我终身难忘,因为在村里,父亲是第一个出现的“县里的同志”。我们随父亲一起去看灾情也忘了疲劳,回来仍然走了7个小时,但不再觉得难行。用双脚丈量土地,充满科学精神记录所见所闻——这种行为类似徐霞客。

我从记事起就听他唠叨想出一回国,希望等我与姐姐长大了慷慨解囊各凑一点钱给他,直到今天我们家还没人出过国,但是他这个愿望仍很强烈,他的唠叨也没有结束。他不懂外语,我不知道他出国主要想看什么——不涉功利,不设目标,这是骨头里的浪漫使然。

他一直想买车,并希望我们姐妹长大了除了资助他出国外,再慷慨解囊各凑一些钱他买辆车。后来他的愿望越来越具体,也定下了车型——3万元的皮卡或者面包车均可,只要能装下妈妈和家当,包括煤气罐和铺盖,便打算退休后开这辆车去祖国各地。今年他就要退休了,我没准备送他一辆汽车,而是打算国庆节送他一辆自行车,他仍然欢天喜地,说要骑车跑遍全省。

他的浪漫让他可以随时轻易开始这个计划。他现在没有自行车就跑步,二十年来,他每天跑十几公里,膝盖跑出骨刺也从未停止过,像电影里的阿甘一样——坚持到底是一种超级浪漫。

我在襄阳工作时,报名参加援藏,父亲很紧张,跑到网吧查西藏琼结县的方位,找到后很兴奋地让我大胆报名:“我开始担心你没经验,万一把我们国土守掉一点,那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祖祖辈辈都蒙羞了,哈哈……”

我知道,忧国忧民,从不畏惧,时刻准备——这又是辛弃疾式的浪漫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人民政府)

沙店桥屋

一条清亮澄澈的小河从凉爽怡人的太平山欢快奔来,一路染绿了群山也滋润着土地。顺山走势,左冲右突,进入稍稍平缓的盆地沙店村则放慢了脚步,温柔地将原本一体的村落一分为二。沿河两岸,百来十户人家,北面的一片平地,密密匝匝的,除了房屋还是房屋;南面的临山,缓缓向上的房屋间硬是挤出一条窄窄的石板街来。

有河就有桥。连接两岸的是一座长三十多米,宽两米多的石木结合的石木桥,其特色在于桥的两边竖立着一米多高的木栏杆,顶上盖着一排排的青瓦;而紧挨栏杆的是两排木长凳。每到炎炎夏日,山民劳作归来,或是吃过晚饭,三三两两来到这儿抽袋烟,歇歇脚,聊聊天,任凭凉风吹拂,耳听流水潺湲,眼看白云青山,那是神仙过的日子。

或许是兼有桥与屋的功能吧,山里人之为取名为桥屋。因桥处沙店,远近人称沙店桥屋。

有桥就有桥神——看守桥的神。关于桥神



晨风吹来

推开窗,就推开了清晨的睡眠,迎入了凉凉的秋风。

夏到秋,就这么短暂,就这么潇洒。不是挂在座式摆钟上“立秋”的当当闷铃,就不知生命已跨越了季节。炽热的阳光还在疯狂地亲吻着黝黑的脸,还在深情地抚摸一枚阔叶,秋就借助一阵清凉的晨风,吹皱了—茎绿草,把树上的绿叶吹奏,飘舞成一段音符,地上便铺满月光之曲。

夏天,燃得红红旺旺的火炉,瞬间被月光偷去了?倚窗凝思,心头不觉掠起一丝苍凉和酸酸的痛楚。那秋凉的风就是夹着追思的灵药,让你在冥冥的呼吸中油然而生回想。青春年少的我犹如昨日的夏天,豪情喷薄而出。背负着装满父辈希冀的行囊,从乡间田野走向一个陌生的城市,行走在拥挤的人流,在人与人相互掠夺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,借着夏日温暖的阳光,寻找一块播种的田园。在这片广袤的田园里,

最爱炮壳

对于收藏,我没有什么特别爱好与研究。诺大的客厅里除了沙发、茶几、电视之外,几无他物,简约无华,惟有墙角一处伫立着3个光亮的铜炮壳,就像挺立哨位上的无言士兵,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火炮的药筒,却成了我心中的最爱。

除发射距离比较短的定装炮弹之外,是没有炮壳一说,按学术称谓应为药筒,但老百姓都习惯称炮壳。因当兵与炮结缘,上军校学的是炮兵指挥专业,整天与各类火炮打交道,对于那些黄灿灿的铜药筒,熟悉得不能再熟悉,每次实弹射击前,都要小心翼翼地刮掉弹丸,药筒表面上的那层黄油,仔仔细细地用细软纱布反复地擦拭干净,确保不出纰漏和射击精度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,触动了中国军队的敏感神经。通过假假设敌、设置战

的传说,在山里人的嘴里是说得活灵活现,有板有眼。就说沙店桥吧,也就100多年的历史:桥是上游离此三四里地的荞麦田一位王姓的武举人出资修建的。桥建成之日,石匠拿着最后一块石头,守着规定的时辰,等待着第一个过桥人——大凡新桥落成,第一个在吻合的时辰过桥人往往命绝于此,成为永久的守桥神。王举人听说了,手牵10岁的孙子第一个过桥。他说,我修桥是做好事,怎么能让别人来守桥(送命)呢?要守,就我来守!就在爷孙即将上桥之际,一只王鹰(老鹰)飞临桥的上空。石匠眼疾手快,将石头塞进缝隙,王鹰一头栽到了桥下……

沙店桥的桥神是王鹰。有王鹰护桥,100多年来没伤过任何人。为之佐证的是一次远近闻名的传说(沙店人坚称是事实)——除去严冬时节,沙店桥屋是两岸儿童的乐园:小一点的在木凳爬上跳下,大一点的除了追逐戏耍,还小时翻过栏杆,下到桥墩上来个老鹰展翅。一次,一

难忘芭茅

在我故乡,四周是山,山上到处是芭茅。这芭茅叶,如刀如剑,锋利无比。人若与它叫阵,稍不留神,浑身便会伤痕累累,血肉模糊。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。始初见到芭茅,就如同在烂泥田里踩着蚂蟥,害怕极了。

一天,跟着父亲上山砍柴。在石砬子的山坎上,一片茂密的柴林,在芭茅丛背后踮起,向我频频招手。我蹑手蹑脚的,畏葸不前。父亲见状,大声命令我:“揪住芭茅上,放开胆子!”我一听,头皮都炸开了。平时与芭茅打交道,小心翼翼的,都吃尽了皮肉之苦;揪着芭茅上,那不是“送肉上茅山”吗?父亲见我提心吊胆,迟迟不敢上,说一声:“看我的。”自个儿冲向前去,一手揪住芭茅,另一只手又向芭茅抓去……如此轮番运作,没一会儿,就钻进了柴林。随即,父亲又一把一把地揪着芭茅,趑趄回到我身边。芭茅是那么的听话,仿佛成了他打开柜门时的拉手。当父亲将双手举给我看时,我惊呆了:“一丝儿伤痕也没有!”

父亲再次鼓励我,我想再试一下。面对茅林,我闭上双眼,咬紧牙关,拼命地给自己鼓劲,心里咯噔咯噔地跳个不停。稍一犹疑,手心火辣

难忘芭茅

在清晨,我也曾辛勤地翻耕,播下藏于胸间的淳朴的良种,用大半生的精力,伴随着日月星神守护洁净的花开,等待收获。一年一年过去了,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季过去了,凉凉的秋季悄然而至,人生的美好光景挂上了岁月的风帆,随风飞逝。翻检行囊,已是空空然也。于是,我在心底呐喊,我那属于自己的夏天就这样走远了吗?

我想,人的一生都在平淡和惰性中度过。短暂的人生恍若一觉醒来,已是物换星移。虚度年华的悔恨已成流落宇宙间的尘埃,永远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。辛勤的劳作只换回些许浮名,装入行囊的只是一些空瘪谷穗。不甘心的心绪迫使自己重新认识自我,重新振作起来。此时,我仿佛被一颗伟大的灵魂牵引着,走向郊外的田野。这里谷穗低垂,一片金黄,凉风吹动,谷穗低头与大地叙述着什么。原来夏日的热风从城市一溜烟逃到乡村,隐藏在田野,孕育

难忘芭茅

场,模拟战争开展军事演习,不失为和平年代检验部队打仗能力、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。我有幸参加了一次秋季联合战术兵团演习,代理副连长,负责炮兵群某型榴弹炮兵连实弹射击阵地的组织指挥与战场管理。

那是西北战区自八十年代以来首次举行的大规模实兵实装实弹演习,万人千车百炮,驰程千里,从四面八方奔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,辅之以轰炸机、直升机和少量的二炮导弹,铁流滚滚,硝烟弥漫,尘土飞扬,场面极为壮观。

我连山西运城籍的韩姓战士,普通士兵第四年,五炮手(装填手),收听收看了上级关于演习动员的电视电话会议后,专门向党支部递交了参演书,一改往日稀拉作风,早起晚睡,苦练军事技能,最终在我的游说争取下获批准参演。我清楚地记得,进入演习的最后关键阶段,在

位男童兴奋过头,一翻身,咕咚就掉到了桥下!其时两岸的大人小孩齐声—“哦”——完了!桥离河底有一丈多高,更要命的是枯水季节,河床露出的是如斗大的青麻石!然而,小孩一掉到河底,一翻身爬起来就跑,一根毫毛也没伤着。原来,在石头峻峭的空隙,间有一两处巴掌大的水沙地,仅可立足——那小孩不偏不倚刚好掉落在那仅可立足的水沙地上。

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这究竟是王举人的善心感动了老天,还是山里人知恩图报编就的传说?

我没见过王举人,但见过他的孙子——如今还健在,80多岁了,身子还很硬朗。但是他爷爷出资修建的那让人深深怀念的沙店桥屋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被一座水泥桥所替代。

如今,上了年纪的山里人每每从桥上走过,总要把目光四处瞄瞄,然后一路小跑过桥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九宫山镇政府)

难忘芭茅

辣的痛,划出了几道血痕。我吓得缩了回来。父亲在背后推着我:“上,怕芭茅,还是什么男子?”我举着手,还是不敢。父亲握住我的手腕,将一丛芭茅拉到我的手掌间,大声喊:“攥紧!攥紧!”而且用身子紧紧挡住我的退路,我想打退堂鼓也枉然。只有豁出去了,我再次闭上双眼,深深吸一口气,默念着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”的豪言壮语,学父亲一样,一把将芭茅死死攥在手里,而后双手轮番交替,不停地攀爬向上,蒙蒙撞撞的终于到了柴林。这时,心快蹦出来了,额头上早已淌满了豆大的汗珠。仿佛过了半个世纪,我才敢正眼瞧瞧自己的双手,原来完好无损!我差点手舞足蹈起来。那天,砍的柴火又粗又多,我笑得合不拢嘴。日子长了,芭茅攥在手上,竟是那么熨贴,那么温驯,原本的锋利不知到哪里去了?父亲笑着说:“芭茅是欺软怕硬的。你软,它就硬;你硬,它就软。”这话多经典呀!

离开芭茅林二十多年了。在漫长的人生中,每遇到困难和挫折,我就想起父亲这段芭茅论。因为困难象芭茅,只有勇者,才能让它垂首和驯服!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广播电视局)

难忘芭茅

着一个又一个结满果实的丰收时节。我已踩热脚下的泥土和田埂边的杂草。走下田,拿起镰刀去收割金黄,直到整个秋天被放倒在大地上。

守望心灵的田野,独居那一方属于自己灵魂栖居的地方,沉心捡去那些沾有杂念的瘪谷,把精选的种子种在阳光雨露浸润的家园,于是,那笔墨点缀的花朵开满了窗前,开满了庭院的四壁,看着这些纷呈异彩的鲜花,我常常是坐在长椅上,慢慢品味着一杯清茶,咀嚼着那茶里隐含的温暖阳光。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原来,在文学的园地里也有美好的东西,身入其中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追求。

清风吹来,吹淡了久久尘封的世俗价值体系,吹走了经世哲学的浸淫。保持平常心态,抛开功名利禄的烦扰,趁夏日温热的阳光,播下种子,收获成功,在秋后凉爽的风里笑谈美妙人生。

(作者单位:崇阳县农办)

难忘芭茅

炮兵群急袭射击时,要求每门火炮在10分钟内将70发炮弹全部安全地发射出去,不能出半点差错;小韩还真没有掉链子,前弓后蹬稳稳地托举起70斤重的弹丸送入炮膛,装填药筒,精准到位、一气呵成,在炮响后坐吐出滚烫的铜药筒的同时,迅速敏捷地把它捡拾到一边再装填下一发炮弹,因体能消耗巨大,到后面几乎是半跪着装填炮弹,手套也磨破了,还烫起了血泡,他没有叫苦退缩,坚守战斗岗位,圆满地完成了实弹射击任务……。

转业离队时,有人问我准备带点什么回去作纪念,我不假思索地说,几个铜药筒。铜药筒表面锃亮,闪亮着军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,承载着热血男儿的青春梦想,也见证了我风霜雨雪二十载戍边的光荣军旅。

(作者单位:咸宁市城管执法局)

王云轩

王亚林

宋金光

黄军